

# 浅析《法苑珠林》对《搜神记》巫史思想与阴阳五行观念的吸收

于 飞

提 要：《法苑珠林》所征引的外典文献中，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的《搜神记》占很大比例，共有一百二十九条，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巫史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方面。本文认为，以宣佛为主旨的《法苑珠林》广征《搜神记》，集中体现了撰者释道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巫史思想与阴阳五行观念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释道世以史弘法的观念和自身通过佛教思想融摄传统志怪思想的努力。

于飞，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法苑珠林 搜神记 巫史思想 阴阳五行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除分类结构和编排体例能看出作者的指导思想之外，其所使用的文献类目、某一类目中具体文献的多少及其在全部文献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得出撰者编纂此书的思想倾向。类书本以知识广博、资料丰赡为特色，因而文献在编纂思想中的地位尤其突出。正是基于此点，本文通过对《法苑珠林》大量征引《搜神记》内容进行分析，藉此了解撰者释道世的价值取向。

## 一、《法苑珠林》及其对《搜神记》的征引

《法苑珠林》是一部在佛教史上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类书，苏晋仁先生称之为“浩大的佛教知识全书”<sup>①</sup>，日本学术界则誉之为“佛教百科全书”<sup>②</sup>。该书由戒律学大家释道世耗时十年编撰而成，称得上是一部有着相当学术价值甚至史料价值的辉煌著作。《法苑珠林》全书从《劫量篇》起到《传记篇》止，共一百<sup>③</sup>篇，分为一百卷。全书以篇为纲，篇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共六百四十余目。每篇前有“述意部”，主要是撰者对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理解和阐发，篇中广引经、律、论原典；篇末或部末设有“感应缘”，广引外典，内容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巫术、阴阳五行思想，也包括佛教的因果报应等，广泛综合了儒、释、道等多种文化。

《法苑珠林》一百篇中，除了劫量、三界、日月、福

田、士女、惭愧、感通、住持、摄念、发愿、供养、轮王、纳谏、和顺、背恩、善友、恶友、较量、愚憨、诈伪、谋谤、业因、欲盖、十使、法灭、杂要、传记等二十七篇以外，其余七十三篇末都设有“感应缘”，其中共收录了六百七十余条中国古代的志怪故事。主要集中在卷六《六道篇·畜生部》、卷三十一《潜遁篇》的后半部、卷三十一《妖怪篇》、卷四十四《君臣篇》、卷五十四《情慢篇》、卷六十三《园果篇》、卷七十《受报篇》等篇卷中。而《搜神记》是其引用最多的典籍。同时，每篇感应缘故事的数目也或多或少，最多的是《敬佛篇》，一共有 93 则故事，其次《十恶篇》69 则、《六道篇》54 则、《敬法篇》41 则、《敬塔篇》29 则。全部感应缘故事 678 则中，上举 5 篇的故事数量已经超过全部的 40%。如果按照各篇的卷数来统计的话，《敬法篇》和《敬塔篇》的比重会更大，因为《十恶篇》有 7 卷，而《敬法篇》和《敬塔篇》都只有 1 卷正文和 1 卷感应缘。可见释道世设立感应缘广引以巫史思想和阴阳五行为主题的志怪灵验故事，不仅为了强调“恭敬佛法”和“保护寺塔”，更说明了道世在弘传佛教方面突破了唐之前以义理探讨、义学传播为主的模式，将视野扩大到更广泛的信仰民众以及以史弘法的编撰倾向。

现将《法苑珠林》所征引《搜神记》文献条目、分布情况统计如下：

《搜神记》 卷次	《法苑珠林》 征引条数	《搜神记》在《法苑珠林》中的分布
一	14	卷 5《六道篇》、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卷 36《华香篇》、卷 56《贫贱篇》、卷 61《咒术篇》、卷 62《祭祀篇》、卷 63《祈雨篇》
二	4	卷 31《妖怪篇》、卷 97《送终篇》

三	3	卷 32《变化篇》、卷 97《送终篇》
四	6	卷 6《六道篇》、卷 32《变化篇》、卷 62《祭祠篇》、卷 63《祈雨篇》、卷 75《十恶篇》
五	3	卷 46《思慎篇》、卷 62《祭祠篇》
六	37	卷 6《六道篇》、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卷 36《华香篇》、卷 44《纳谏篇》、卷 46《思慎篇》、卷 57《谋谤篇》、卷 63《园果篇》、卷 70《受报篇》、卷 97《送终篇》
七	8	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卷 44《纳谏篇》、卷 46《思慎篇》、卷 57《谋谤篇》、卷 63《园果篇》、卷 70《受报篇》
八	0	无
九	3	卷 31《妖怪篇》、卷 32《眠梦篇》、卷 50《报恩篇》、卷 56《富贵篇》
十	1	卷 64《渔猎篇》
十一	7	卷 7《六道篇》、卷 27《至诚篇》、卷 32《变化篇》、卷 49《忠孝篇》《不孝篇》、卷 64《渔猎篇》
十二	9	卷 5—7《六道篇》、卷 32《变化篇》、卷 63《祈雨篇》、卷 64《渔猎篇》
十三	4	卷 6《六道篇》、卷 28《神异篇》、卷 32《变化篇》、卷 63《祈雨篇》
十四	9	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卷 63《园果篇》、卷 70《受报篇》
十五	4	卷 32《眠梦篇》、卷 75《十恶篇》、卷 97《送终篇》
十六	3	卷 32《眠梦篇》、卷 75《十恶篇》、卷 97《送终篇》
十七	1	卷 32《变化篇》
十八	9	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卷 56《富贵篇》、卷 63《园果篇》
十九	2	卷 31《妖怪篇》、卷 32《变化篇》
二十	2	卷 27《至诚篇》、卷 62《祭祠篇》

根据表中统计,《法苑珠林》所征引的《搜神记》文献总数共有一百二十九条,其中前三卷有二十一条,约占文献总数的 16%;卷六至卷十有四十九条,约占文献总数的 38%;卷十二、十三有十三条,约占文献总数的 10%。以上三项内容约占文献总数的 64%,远在全书的半数以上,这说明《法苑珠林》所引《搜神记》文献集中在其巫史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两个方面。而在卷六至卷十、卷十二、十三等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六十二条文献中,卷六、卷七以天灾地妖为主题的文献即有四十五条,约占阴阳五行思想文献中的 72%。由此可见,《法苑珠林》“感应缘”征引《搜神记》文献集中体现了撰者释道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巫史与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视,而在阴阳五行故事中,撰者的价值取向又明显倾向于天灾、地妖这一主题。

二、《搜神记》及其内容分类

《搜神记》是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干宝,为“发明神道之不诬”<sup>④</sup>,从古书和人民口头传说中搜集了大量的神仙鬼怪人物变异的故事,以“修史”般的态度撰写而成的。原书三十卷,传至宋代大部散佚。目前学术界通用的是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此本基本上

是由明人胡应麟从《北堂书抄》和《法苑珠林》诸书中辑出文四百余篇,编为二十卷。本文在进行文本分析及例证引用时,尽量选择汪校本中较为可靠的篇目作为论证材料。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将干宝《搜神记》作为杂记体志怪小说成熟阶段的代表。一个“杂”字,便是对这部作品内容方面最恰当的概括。

《搜神记》突出的价值就表现在对当时人们所信奉的神仙思想以及鬼神文化的真实记录,所以和记录魏晋士人生活风尚的《世说新语》堪称双璧。《搜神记》所展现给我们最突出的就是流行于当时的巫文化。在干宝看来,一切妖怪的形成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所谓“万物之变皆有因也”。《搜神记》里很多篇幅都是作者以阴阳五行理论来解释怪异现象,如第 405 条载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为猪精、狸精窃据,居宿者即为其所害;第 439 条吴时大樟树,吴王伐树造船,船自飞入水,30 名牵挽者都被淹死等等。

详析《搜神记》的体例,有三个基本特点:一,全书以短章相缀,一事一条,一人多事则分条叙之;二,各卷之间皆以类相从,各卷之内则以时相系,且每卷内部所取同类题材遥至上古,下至晋代,基本按时序排列;三,一卷内涉及同一人的相类事迹则排列在一起,如卷

三第 53、54、55 条皆为管辂事，第 57 至 60 条为淳于智事，第 61 至 64 条为郭璞事，第 69、70 条为华佗事等<sup>⑤</sup>。

在题材内容上，《搜神记》又涉略广泛，在大量搜罗、整理神仙鬼怪、奇闻异事的同时，还包括了一些博物、杂传内容。就目前所见条目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搜神记》内容分类	分布状况
神仙方术之事	卷一、卷二、卷三
神灵感应之事	卷四、卷五
妖怪灾异之事	卷六、卷七
妖梦祯祥之事	卷八、卷九、卷十
历史传说	卷十一
物怪变化之事	卷十二
各种灵奇之物	卷十三
各种怪异传说	卷十四
鬼魂之事	卷十五、卷十六
各种精怪之事	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
各类报应之事	卷二十

如果以“巫文化”和“阴阳五行思想”为主题来分的话，卷一至卷三即为巫术内容，主要记录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之事。卷一所记神仙术士，如赤松子、宁封子等多取自《列仙传》，反映了汉末以来的观念。后世小说描写法术，大抵不出《搜神记》所描写的画符念咒、隐身变形、劾鬼召神、呼风唤雨等。卷二、卷三专记非神仙的术士、巫医、道人之流的法术或幻术，如寿光侯劾百鬼等。《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称：“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剖肠胃。自是历代有之。”卷六至卷十、卷十二、卷十三为其阴阳五行思想。卷六、卷七专记天灾地妖，其内容大多取自《汉书·五行志》和司马彪的《续汉书·五行志》。卷八、卷九主要记录瑞应符命，卷十记占梦事。卷十二主要以阴阳五行观念解释万物变化。卷十三所记多为具有某种灵性的泉、井、山、穴、青蚘及火烷布等奇物，基本上也都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

### 三、《法苑珠林》对《搜神记》的吸收

《法苑珠林》作为一部佛教类书，旁征博引，涉及到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它对《搜神记》的吸收，主要表现在借《搜神记》的巫史故事弘法和吸取该记中的五行观念传播佛教思想两个方面。

#### （一）《法苑珠林》以巫史故事弘法。

关于巫和史的关系，王齐洲认为，在商代社会，“巫掌管着祭祀的全过程，史则负责记录和保管有关祭祀的典册，从一定意义上说，巫史本来就是负责天人相通的

宗教事务的一个集团”<sup>⑥</sup>。陈梦家也指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sup>⑦</sup>正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巫与史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徐中舒将其合称为“巫史集团”<sup>⑧</sup>。早在殷商时期，巫史集团即已成为当时社会知识与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与此相适应，古代知识体系的发展势必与巫史文化产生种种关联。“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任何种类的理性化，均朝着巫术的世界图像这一方向运动。……作为历法机构的太史（高级的著述者）起初是编年史者，后来转变成执掌天文与占星术的官方部门。”<sup>⑨</sup>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史官最初也是由巫职从业者发展而来。由于史官与早期巫职从业者的关系，脱胎于巫的史官，在后来的史书编纂中采录了大量与原始巫术有关的内容，因而古代巫术得以借助史书大量传播。这些巫术内容与民间鬼神信仰结合，在社会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佛学典籍《法苑珠林》所征引的《搜神记》，在以“巫”为题材的同时，体现了强烈的史的意识。如《搜神记》中记录了大量巫师、道士的著录和传说故事、历史人物以及一些灾异事件，在内容上与史书保持了密切的一致关系。

《法苑珠林》所征引的《搜神记》文献多与史志有关，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二“汉建平中有男子变”条，《汉书·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言此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将复一世乃绝。”<sup>⑩</sup>《法苑珠林》原注出《搜神记》，引文末较《汉书·五行志》多出“故后哀帝崩，平帝没，而王莽篡焉”一句<sup>⑪</sup>。又卷九七“汉朔方有女赵春病死棺殓六日出棺”条，《汉书·五行志》曰：“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敛官积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当死。’太守谭以闻……一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sup>⑫</sup>《法苑珠林》原注出《搜神记》，今存明人辑本《搜神记》卷六所录较《法苑珠林》多出“厥妖人死复生”一句，与《法苑珠林》所引《搜神记》故事亦基本相同。以上是《搜神记》袭用《汉书·五行志》的情况。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曰，“《搜神记》第六、第七卷，乃全抄《续汉书·五行志》一字不更”<sup>⑬</sup>。《搜神记》很多故事基本上与两《汉书》相同，这种情况是无可否认的。

《法苑珠林》本身有些故事也是据《汉书·五行志》改编发展而来。如卷三十一引《搜神记》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愤皂衣而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周南复不应。鼠复入穴，斯须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视俱如常鼠。”<sup>⑭</sup>《汉书·五行志》中亦有类似情节，其曰：“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黄祥也。

时燕刺王旦谋反将败，死亡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sup>⑤</sup>

《法苑珠林》还征引了《搜神记》中许多志怪小说文献，这些志怪小说也体现了史的意识观念。虽然《法苑珠林》所征引的志怪小说文献，在道世看来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他在《日月篇·星宿部》说：“凡人所信，惟耳与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弯乍安。计极所周，苑维所属。若有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疑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乎！而邹衍亦有九州岛之谈，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帝不信弦胶，魏人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石船。”<sup>⑥</sup>在他看来，自古人们总是相信眼见耳闻的东西，对未亲见的东西则作为异说加以摒弃。然而亲见亲闻也受到地域、经验等外部条件的限制，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人人能见，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真实性。释道世还曾罗列了一系列由于见闻的有限性而产生的讹谬，并对这种证实态度提出不同看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法苑珠林》大量征引此类文献反映了释道世借史实印证佛法不诬的编纂倾向，客观上张扬了史的真实。《法苑珠林》征引大量的《搜神记》文献正是建立在这种证实思想之上，这就为《法苑珠林》以史弘法奠定了基础。

## （二）《法苑珠林》对《搜神记》五行思想的借鉴。

《法苑珠林·妖怪篇》中，释道世不仅引用干宝关于妖怪与五行之气的文字，来说明自己吸收了《搜神记》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还通过大量天灾、人祸、地妖等神异故事（在干宝看来，这些灾异现象也是由阴阳二气和水、火、木、金、土五气混乱导致的），为其弘道明教的具体实践服务，同时也表明了《法苑珠林》知识视野的明显拓展。

《法苑珠林》所引的天灾故事主要包括山徙、地长或地陷、雨鱼、雨草等怪异之事。其中“夏桀之时，历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周显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汉昭帝之末，陈留昌邑社亡。京房《易传》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会稽山阴瑯琊中有怪山。世传本瑯琊东武山也。时天夜风雨晦冥，旦而见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时东武县山亦一夕自亡去。识其形者，乃知其移来。今怪山下见有东武里。盖记山所自来，以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极之异也。此二事未详其世。《尚书·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贤者不兴。或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私门成群不救。当为易世变号。’说曰：‘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若四时失运，寒暑乖违，则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博蚀，彗李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此寒暑不时，天地蒸否也。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痤瘳也；山崩地

陷，天地之痼疽也；冲风暴雨，天地之奔气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天地之焦枯也。”<sup>⑦</sup>文中以山徙为改朝换代的征兆，正是古代阴阳五行观念的具体体现，而在《法苑珠林·园果篇》述意部中也记有：“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须依法，不得奸伪也”<sup>⑧</sup>，述意部作为该篇的纲领性论述，无疑起到统摄作用，那么传统观念自然也应该处于佛教思想的涵盖之下。这两种观念，是中印两种文化在中国互相摩擦的体现。

《法苑珠林》所引地妖类文献主要包括植物灾异、动物灾异、人的灾异等。植物灾异如树木死而复活，树木长成人形、草妖等。《法苑珠林》引《搜神记》卷六所记汉光和七年陈留济阴东郡，“草生作人状，操持兵弩，牛马龙蛇鸟兽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头目、足翅皆备，非但髣髴，像之尤纯”<sup>⑨</sup>，此草妖预示着黄巾起义、汉室微弱，枯树复起是废而复兴之象。动物灾异如：“汉桓帝即位，有大蛇现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sup>⑩</sup>以上是蛇孽等不祥之兆。“鲁昭公十九年，龙斗于郑时门之外洧渊。京房《易传》曰：‘众心不安，厥妖龙斗其邑中也。’”<sup>⑪</sup>又“汉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两龙现于兰陵庭东坐温陵井中。京房《易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行刑甚恶，黑龙从井出。’”<sup>⑫</sup>以上是龙孽的征应故事。“秦孝文王五年，游于胸衍，有献五足牛者。时秦世丧用民力。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sup>⑬</sup>记载的是牛祸。“晋太康中，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武库，兵府。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鱼又极阴，屋上太阳，鱼现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惠帝之初，诛皇后父杨骏，矢交宫阙，废后为庶人也，死于幽宫。元康之末而贾后专制，谤杀太子，寻亦废。故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自是祸乱构矣。京房《易妖》曰：‘鱼去水，飞入道路，兵且作。’”<sup>⑭</sup>此为鱼祸之应。“汉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佰叶，上民冢佰及榆树上为巢，桐柏为多。巢中无子，皆有干屎数升。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起。鼠盗窃小兽，夜出昼匿。今正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贵显之象也。桐佰，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有害。明年有莺焚巢，杀子之象云。京房《传》曰：‘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也。’”<sup>⑮</sup>此为鼠祸之应。此外还有鸡祸、牛足生背上、马生角、雌鸡化为雄、龟生毛、狗生角等怪异之事，古人认为这些都是不祥之兆，预示着种种灾祸。但道世同样认为干宝所定义的妖怪是“俗情之近见，未达大圣之因果考斯征变，乃是众生宿业之杂因，感先报之缘发”，对于佛徒来说，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无疑比早期志怪更有说服力。

关于人的灾异，《法苑珠林》引用《搜神记》卷六的记载“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为丈夫，与妻生子。故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sup>⑯</sup>又“汉光武二年，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四臂共胸，面俱相向。自是之后，朝廷雾乱，政在私门，二头之像也。后董卓杀太后，被以不孝之名。

废天子，又害之。汉元以来，祸莫大焉。”<sup>②</sup>由民间生怪胎联系到朝廷政乱。“汉景帝元年九月，胶东下密人，年七十余，生角，角有毛生。故京房《易传》曰：‘冢宰专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为人不当生角，犹诸侯不当举兵向京师也。其后有七国之难起。”<sup>③</sup>将人生角与七国之难联系起来。以上种种怪异之事，反映了古人对神异事件的认识。上面的故事分别运用于《受报篇》和《变化篇》，对于道世来说，因果循环是佛教立义的根本，而随缘应化又是佛教弘法的基础，所谓“善恶相报，理路然矣”<sup>④</sup>，“复须随缘通变，量称物情”<sup>⑤</sup>，道世刻意论述这些佛教理论并非无意，而是期望能够使用佛教的根本理论贯穿传统观念，使其融摄到佛教概念之内。

以上都是《法苑珠林》运用《搜神记》故事的方面，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两者之间的融合产生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法苑珠林》之所以大量引用《搜神记》，是因为“《搜神记》可以发挥‘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的弘佛功能”<sup>⑥</sup>，此论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是能在行文中发现，这两种观念实际上依然有很大的差别，《法苑珠林》明显有牵强附会《搜神记》故事的嫌疑。但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道世所处的时代，佛教与中国传统文明依然处于互相吸收的阶段，这些问题早就被先贤讨论过，“外来之瞿昙教化，方且附庸图谶阴阳之说，以争得地位于‘道术’之林”<sup>⑦</sup>。即使对于唐代佛教传播来说，借用当时普遍接受的志怪思想也是有必要的。同时《法苑珠林》所使用的《搜神记》的故事，无非是为了增加佛教知见的覆盖范围，“举至赜而无遗，包妙门而必尽”<sup>⑧</sup>，那么《法苑珠林》广引《搜神记》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总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法苑珠林》每一篇的述意部，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使用《搜神记》资料最多的感应缘，作为证明佛教义理包摄性的中国证据，一直是为佛教思想服务的。

综上所述，《法苑珠林》所征引《搜神记》的一百二十九条文献中，半数以上以巫史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为主题，《搜神记》作为一部志怪小说，在民间具有广泛受众。道世借用《搜神记》故事，宣扬佛教观念，实际上也突破了传统佛教传播模式，形成了异于唐代讲唱之类的佛教弘法新形式。《法苑珠林》的受众，也是以中下层为主，将视野扩大到更广泛的信仰民众，反映了撰者知识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客观上也展现了当时佛教发展有关关注点下移、知识融合度加大的趋势；另一方面，道世作为一位律学大家，他完好的继承了律学学术的特点，有依据的征引各种文献，使得《法苑珠林》突破了以往传教著述单纯论史或单纯论经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以史弘扬佛法是道世弘道明教知识视野拓展的彰显。

（责任编辑：又小易）

- ① 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叙录》，[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页。
- ② 《大藏经索引》，第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第2页。
- ③ 本文采用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周叔迦、苏晋仁校注的百卷本。
- ④ 干宝著，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页。
- ⑤ 杨淑鹏：《干宝与〈搜神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9页。
- ⑥ 王齐洲：《“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⑦ 参见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第37页。
- ⑧ 参见朱彦民：《巫史重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 ⑨ [德]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 ⑩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27《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2—1473页。
- ⑪⑫⑬⑭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32，第1009、1009、1010、995页。
- ⑮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27《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页。
- ⑯ [清] 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53页。
- ⑰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986页。
- ⑱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卷27《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9页。
- ⑲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4，第106—107页。
- ⑳㉑㉒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63，第1901—1902、1903、1903、1903页。
- ㉓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72，第1890页。
- ㉔㉕㉖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31，第982、982、982、983页。
- ㉗㉘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70，第2085、2065页。
- ㉙ [晋]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页。
- ㉚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7页。
- ㉛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序，第2页。